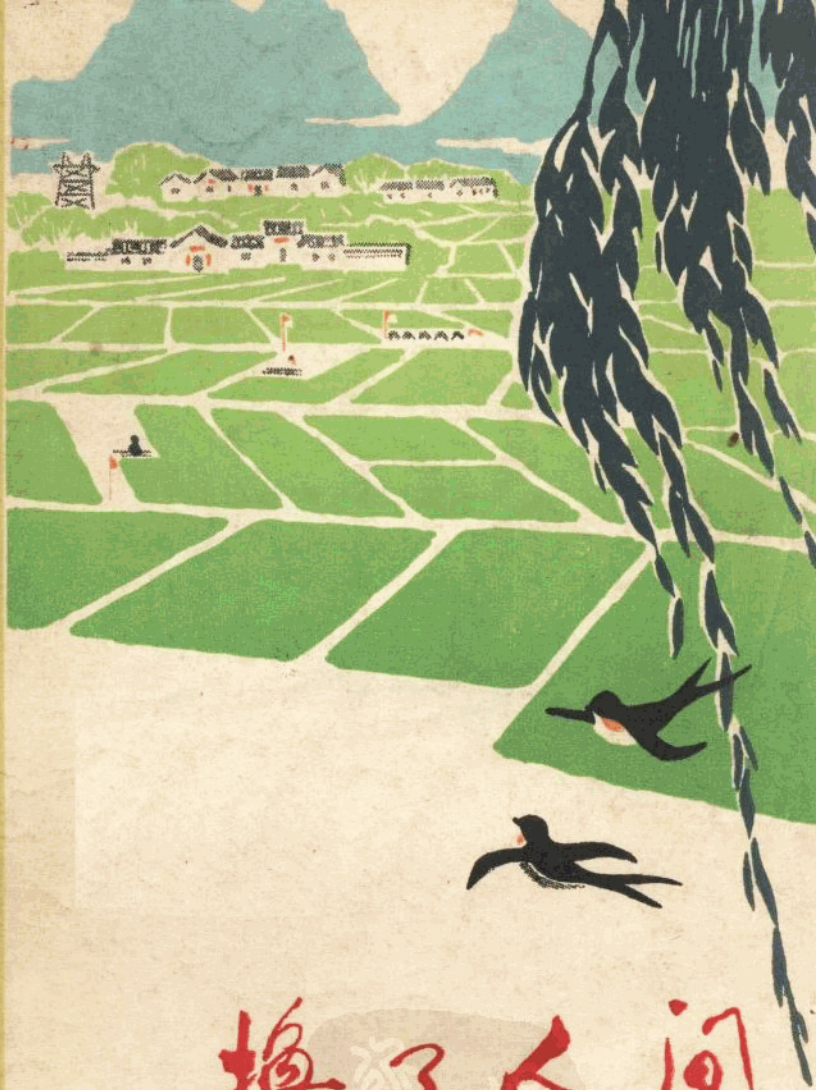




换了人间

JIANLIAO RENJIAN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换了人间

六场话剧

上饶地区文工团创作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换 了 人 间

上饶地区文工团创作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,625 字数60,000字

1973年12月第1版 197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

统一书号：10110·13 定价：0.18元

人 物 表

余大亮——（解放前名“牛崽”）蓝河乡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党支部书记，转业军人，二十六、七岁。

江大娘——（解放前的讨饭婆）迎春养母，五十多岁。

江迎春——（解放前名“二妹”）大亮的妹妹，医生，二十来岁。

老社长——蓝河乡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，党支部委员，五十多岁。

柳 根——贫农社员，三十开外。

柳根嫂——柳根的妻子。

舒教授——血防专家、顾问，近六十岁。

袁 宝——富裕中农，四十来岁。

松 崽——农村青年。

长 生——农村青年。

秀 英——农村姑娘。

伢 子——少先队员。

莲 子——袁宝的女儿。

妈 妈——牛崽、二妹的亲娘。

医生若干。

男女社员若干。

刘 昆——（解放前名“蔡德善”）反革命分子，窃取县血防站副站长之职，驻蓝河乡医疗组负责人，近四十岁。

地 主

乡 丁

匪 兵

场 序

序 幕：解放前某年，赣东北某县东岗乡一荒村。牛崽家内外。

第一场：伟大号召

一九五六年春，赣东北某县蓝河乡高级社门前。

第二场：群众献策

前场后月余，江大娘家院内。

第三场：病房斗争

前场数日后，合作社、医疗组共用办公室内。

第四场：工地风波

前场后月余，灭螺工地一角。

第五场：夜查敌情

紧接前场，夜晚，江大娘家。

第六场：送走瘟神

前场数月后，村头桥旁。

尾 声：光辉诗篇

一九五八年秋，村口新建大桥头。

序 幕

〔解放前某年冬天。

〔赣东北某县东岗乡一荒村，牛崽家内外。

〔蒺藜丛生，野坟垒垒，凄风落叶，河水沉寂。舞台左侧有一破小茅棚，棚内破床上摊着破衣烂絮，壁上挂着一只讨饭篮。

〔大幕在《送瘟神》第一首歌声中徐开。

〔歌声中，逃难人过场。

〔讨饭婆上。幕内传来“站住——”的喊声。一青年慌张跑上。讨饭婆示意其躲藏。匪兵持枪追上，逼问讨饭婆，讨饭婆指另一方向，匪兵追下。讨饭婆投以仇恨的目光，下。

〔牛崽、二妹子搀扶着妈妈上，他们头戴白孝，满面愁容。走进茅棚，妈见破袄，如见亲人，踉跄地扑上前去，双手颤抖地捧起破袄。

妈 妈 孩子……他……爹！

牛 崽 （哭泣）爹！

〔牛崽、二妹偎依在妈妈膝下。妈妈伤心地看着孩子，突然，昏厥过去。牛崽、二妹痛切地哭喊着。

牛 崽 二妹子，快，快去讨碗米汤给妈妈喝！

二 妹 呃！（从篮内取碗急下）

妈 妈 （慢慢醒来）牛崽，妈和你爹……一样，……得了大肚子病……恐怕不……不行了……（又欲昏倒）

牛 崽 妈！妈！不会的，你不会的……

妈 妈 你要好好地……带着你妹子……

牛 崽 妈，我背着你，咱们逃出这瘟地方！

妈 妈 孩子，往哪儿逃？哪儿有咱穷人的活路哇！

牛 崽 妈！（母子抱头痛哭）

〔“哈哈！”——在一阵卑鄙的笑声中，地主伪保长同伪军官蔡德善上，家丁荷枪随上。

蔡德善 舅舅，这是什么地方？

地 主 我们东岗乡最穷的村子。

蔡德善 啊！

地 主 德善，你家住省城，你医科大学毕业后又一直在军队里混事，到这穷乡荒村还是头一回。咳，哪里知道你舅舅创业的艰辛哪！

蔡德善 舅舅，这班穷小子生就一副反骨，抗租抗捐，无法无天，我看非给点厉害他们瞧瞧不可！

乡 丁 蔡少爷高见！有钱交钱，没钱带人。县里正催交一批壮丁哪！

地 主 嗯！（见茅棚）这家……

乡 丁 余家！男人得大肚子病刚死，剩下一个寡妇，身边还有一儿一女！

〔地主示意进屋。

〔妈妈一惊。牛崽擦去眼泪怒目而视。

地 主 你家多年欠下的租债捐税，从未交清，今天也该交

了吧！

妈 妈 孩子他爹刚死，家里锅都揭不开，哪有钱交捐还债呀！

蔡德善 交捐还债，乃是天经地义的。

乡 丁 蔡德善少爷今天远道而来，亲自光临，别不识高低！

牛 崽 （气愤地）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！

蔡德善 要命一条？！（与地主耳语，地主向乡丁示意）

乡 丁 没钱，就拿这小子……

妈 妈 （大惊）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
蔡德善 就拿你孩子顶捐抵债！

妈 妈 （气急）你们，真比大肚子病还狠毒哇！

乡 丁 混蛋，敢辱骂我们蔡少爷！（欲打）

牛 崽 （奋力推开）土匪！

蔡德善 你这穷小子！

〔蔡德善举起保险棍狠狠劈向牛崽，牛崽接住，二人争夺。蔡德善从棍内抽出保险刀，欲向牛崽刺去，妈妈急忙拖住蔡德善，蔡回身一刺，妈妈惨叫一声倒地。牛崽气极，顺手拿起短锄，往蔡德善头上砸去，蔡昏倒。牛崽见势不好，跳窗而跑。〕

地 主 （惊慌失措）抓住他！抓住他！（与乡丁追下）

〔二妹端米汤上。进门见状，汤碗落地，扑向妈妈大哭。少顷，出门喊叫哥哥，不见人影，复回扑在妈妈身上痛哭。〕

讨饭婆 （闻声赶来）孩子，这是怎么啦？

二 妹 （泣不成声）妈……

〔幕后枪响。蔡德善惊醒，挣扎欲起：“抓——”。

二妹夺过讨饭婆的讨饭棍，狠狠往蔡德善打去，蔡接住棍子，双方争夺，讨饭婆相助，奋力夺过棍子，猛击蔡，蔡倒下。

讨饭婆（急切地拉起二妹）孩子，快，跟大娘走！

二妹（出门，回头大哭）妈！（讨饭婆拉二妹下）

〔蔡德善挣扎欲起，忽闻脚步声，复躺下。

〔牛崽匆匆上，进门见地上破汤碗，呼喊二妹，不见回音，复进屋，双膝跪在妈身旁。

〔幕内枪响，人声。

牛崽（急出屋跑上河堤，悲愤地对天发誓）要……报……仇！

〔牛崽纵身跳入江内。

〔江涛怒吼。强烈悲壮的音乐大作。

——幕闭

第一场 伟大号召

〔一九五六年春。

〔蓝河乡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门前。

〔远处，可见田野山峦。台左侧是合作社大门，这原是大地主的院宅。大门两边挂着“蓝河乡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”和“蓝河乡血吸虫病医疗组”两块牌子。台右侧有一棵大树，树旁有一土坡通

向远处。

〔幕后：欢快的音乐，喧天的锣鼓。医务人员举着“欢送病友出院”的横披，众社员兴高采烈地迎接病愈出院的亲友。老社长、江迎春等人送柳根等病友从屋内出。〕

长 生 柳根，治好了？

柳 根 治好了，你们看！

长 生 红光满面，是变了个样！

柳 根 多亏迎春他们医生啊！

江迎春 柳根哥，别这样说，是党和毛主席教导我们把医院搬下乡来，就是我们做得还不好。说真的，一看到大伙儿的病，我真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。哎，还是请老主任给大家讲讲。

柳根嫂 哎，春子，还叫什么老主任啊，现在都高级社了，兴叫社长！

江迎春 对！欢迎老社长给大伙儿讲话！

〔众鼓掌。〕

老社长 好，好！说两句。咱们乡打从成立了高级社、办起了医疗组以来，已经治好了一批大肚子病，今天就出院了。这都是毛主席领导得好啊！合作社树大根深，组织起来力量大，今后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合作社的优越性，统一安排劳力，分期分批地把所有的大肚子病都治好，用咱们庄稼人的双手，改天换地，多打粮食，支援国家！

〔众议论、鼓掌。〕

老社长 呃，下面请病友代表柳根讲话！

群 众 （鼓掌）欢迎！欢迎！

柳 根 （摸摸脑袋）嘿嘿！

柳根嫂 嗨，大伙儿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呀，是茶壶里煮汤圆，有嘴吐不出！

长 生 哎，嫂子，你嘴皮子灵巧，不会帮个忙！

柳根嫂 柳根，说就说两句，替咱全家子表个决心！

柳 根 好，我说！是合作社治好了我的大肚子病，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！没说的，打今后跟定毛主席奔社会主义，一步也不拉！

群 众 说得好啊！

长 生 （俏皮地）柳根，这下你可好了，你媳妇可以生个又白又胖的小宝贝罗！

〔众大笑。〕

柳 根 （憨笑）嘿嘿！

柳根嫂 （瞪了柳根一眼）还笑，不害羞！

老社长 乡亲们，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上级党组织对我们疫区人民十分关怀，马上就要给我们派来新的党支部书记！

群 众 （兴奋地）真的，那可太好了！

柳根嫂 老社长，你见过新书记了？

老社长 前几天在县里见过。他刚从部队复员回来，就坚决要求到咱们疫区来工作。听说他参加过抗美援朝，还立过功呢！

柳 根 是他自己要求来的？

老社长 嗯！我把咱们这儿的真情实况都告诉了他。我说咱们蓝河乡闹大肚子病，是个穷苦窝，困难还不小呢！

群 众 他怎么说？

老社长 他说：不怕困难大，就怕志气短！只要乡亲们团结一心，艰苦奋斗，穷苦窝可以变成金银窝！

群 众 这话可说到咱们心眼里啦！

柳根嫂 新书记一来，咱们就更有主心骨了。

长 生 干群心齐，泰山能移，咱们得好好干一场！

〔众议论纷纷下。老社长进屋。江迎春、柳根等人欲下，江大娘提着包袱，拉袁宝上。〕

江大娘 袁宝，别再三心二意了！

〔众热情迎上。〕

江迎春 娘！

柳根嫂 大娘，你也来住院了？

江大娘 这回我还挨不上，我是劝袁宝来住院的。

秀 英 袁宝叔，叫你住院治病你还不愿意？

江大娘 他听了些风言风语，不相信这病能治好。

柳根嫂 你看看我家柳根，这不都治好了吗？！

袁 宝 这……

江大娘 耳朵根放硬扎点，你也想想，过去咱们有病是下跪瞟头请郎中，如今是敲锣打鼓接病人，不是社会主义，能有这新鲜事？身在福中要知福哇！

柳根嫂 袁宝叔，人家在背后呵口气，你也把他当阵风。你呀！

袁 宝 （不好意思地从大娘手上接过包袱）我，我这可不来了嘛！

妇女甲 大娘，你尽为大伙操心，自己可得多保重啊！

柳 根 是呀，你又是晚期病人。

柳根嫂 你老人家受了一辈子苦，如今遇上了好时光，也该养养身子了！

江大娘 要说赶上好时光是不假，要不，我这个旧社会的讨饭婆早没人啦！要说养身子，那可坐不住！我还能做点事嘛！袁宝，进去吧！

袁 宝 住了院，我家那菜地可怎么办？

江大娘 放心吧，大伙会帮你收拾的！

袁 宝 呃！（进屋）

江大娘 好，我看看旺田大叔去！

〔伺子扶江大娘下。

妇女甲 唉，大娘这病……

柳根嫂 春子，你是咱们乡送去学习的医生，了解大伙的心思，你说说，象你妈这样的晚期病，到底有法治吧？

群 众 是呀，真的没法治？

江迎春 刘站长再三交代过，晚期病是不能治的……不过，我们尽量想办法。（沉痛地进屋）

群 众 （难过地）唉！

〔松崽手拿光荣花没精打彩地上。

柳根嫂 哎，松崽，你怎么回来了？

柳 根 松崽，你不是参军去了吗？

松 崽 唉！

柳根嫂 哎呀，你倒是说话呀，可把人急死了！

〔袁宝从屋内出。〕

松 崽 我，我给打回来了！

群 众 为什么？

松 崽 医生说，我也得了血吸虫病！

袁 宝 （大惊）啊！……

松 崽 我这么梆梆响的身子，怎么也染上了大肚子病！眼看人家都光荣地去参军，为保卫国家出力，可我……

（抱头痛哭）

〔袁宝转身进屋。〕

柳根嫂 哎呀，象松崽这样的好后生，可是我们村数一数二的，怎么也染上了大肚子病？

柳 根 松崽，别难过。我的病比你重得多，不是让迎春他们给治好了。你还年轻，等治好了病再去！

〔袁宝抱着包袱出，刘昆追出。〕

刘 昆 袁宝！

袁 宝 你看看松崽！

柳根嫂 刘站长，松崽给打回来了！

刘 昆 哦，怎么啦？

柳 根 他也染上了大肚子病！

松 崽 刘站长，你是县里派来的，你说……

刘 昆 松崽，别急，别急呀！

松 崽 你说说该怎么办？

刘 昆 怎么办，……（摘下眼镜擦着）乡亲们，只要有我刘昆在，一定竭尽全力！至于病，还得慢慢治疗。

松 崽 就不能快点？

刘 昆 我心里也很着急呀，可这不是你们作田种庄稼，几个月就能开花结果。

松 崽 那我就参不成军了！

袁 宝 怪不得有人说这是一种绝症，神仙也难医，现在咱们乡有，将来全县、全省、全国都会有……

群 众 这是什么话？

柳 根 谁说的？

袁 宝 我不知道，背地里都这么议论。

刘 昆 袁宝，这都是些落后言论！

柳 根 不，这是谣言！

长 生 准有人在暗地里搞破坏！

群 众 对，得好好查查！

伢 子 （跑上）不好了，婆婆晕倒了！

〔余大亮身穿一套褪色的军装，背着背包，扶江大娘上。〕

群 众 （关切地）大娘！

江迎春 （奔出）娘！

江大娘 不要紧，谢谢你，耽误你赶路啦！

余大亮 不！（对江迎春）快扶大娘进去休息吧！

〔江迎春扶大娘进屋。〕

长 生 难道就让这血吸虫病害得我们翻不了身？！

柳根嫂 如今都是高级社了，咱们一个大活人，还能叫小小的血吸虫给难倒？！

柳 根 我就不信，血吸虫病消灭不了！

刘 昆 消灭？谈何容易！就目前的医学条件，能治好病，就够了不起啦！

袁 宝 （摇着头）唉，消灭不了，消灭不了哇！（转身欲下）

余大亮 老乡，请等等，血吸虫病我们一定要消灭！

柳 根 同志，你是来给咱们治病的？

余大亮 我是到这里来安家落户的。（长生接过背包）

群 众 （高兴地）安家落户的！

袁 宝 嗨，你这个同志，什么地方不好去，偏要到这倒楣的蓝河乡来！

松 崽 同志，快说说，你有什么办法？

余大亮 不是我有办法，是大伙儿有办法。

〔众议论着。〕

刘 昆 你还不了解这儿的情况，这里是个钉螺窝，血吸虫又多又广，厉害呀！

余大亮 日本鬼子、蒋介石、美帝国主义不也很厉害吗？可是经不起咱们一打，就垮了。中国人天不怕，地不怕，神不怕，鬼不怕，难道还怕个小小的血吸虫吗？只要大伙儿心齐，拧成一股绳，准有办法消灭它！

柳 根 对！要不然，咱们蓝河乡的面貌就改变不了，咱们就要年年吃国家的救济粮！

松 崽 人家都在火红火红的闹社会主义，划着顶风船，可咱们却挺着大肚子站在河边看热闹，这怎么对得起毛主席！

刘 昆 可是，消灭血吸虫病，中外古今还没有先例。

余大亮 我们可以去创造嘛！绝不能让乡亲们挺着大肚子干社会主义呀！

老社长 （出屋，亲切地）小余！

余大亮 （与老社长握手）老社长，你好啊！

老社长 你好你好！大伙儿都盼你来呀！乡亲们，这就是新来的党支部书记余大亮同志！

群 众 （热烈鼓掌、握手）欢迎欢迎！

刘 昆 （欲上前握手）余书记……

医生甲 （上）刘站长，有你的长途电话！

刘 昆 谁来的？

医生甲 舒教授。

刘 昆 喔，舒教授。好，好！（欲进屋，又回身）余书记，你来得太好了，你这一来，我们这儿的血防工作就好办了。不过，这儿情况复杂，问题很多呀。

余大亮 问题越多，就越需要斗争嘛！

刘 昆 对对对，抽空再向你详细汇报。

余大亮 别客气！

刘 昆 嘿嘿！（下）

余大亮 老社长，这位刘站长是本县人？

老社长 不，他原在省里工作，去年才调到县血防站来的。

余大亮 哦，他……

老社长 怎么，你认识他？

余大亮 好象在哪里见过。他叫什么名字？

老社长 刘昆。